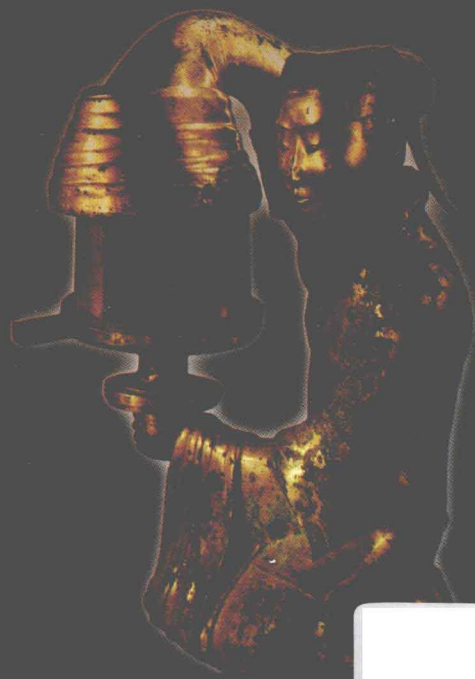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年国史读本·大中国五千年③

赤帝的子孙们

西汉王朝

陶短房 雍容·著



比专业更通俗、比戏说更靠谱
史上最好读的中国历史通俗读本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赤帝的子孙们

西汉王朝

陶短房 雍容·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 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赤帝的子孙们：西汉王朝 /陶短房，雍容著．—
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12.9

(青年国史读本·大中国五千年/赤军，陶短房，
雍容主编)

ISBN 978-7-203-07775-6

I. ①赤… II. ①陶…②雍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西
汉时代—青年读物 IV. ①K234.1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16926号

赤帝的子孙们：西汉王朝

著 者：陶短房 雍 容

责任编辑：贾 娟

出 版 者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：030012

发行营销：010-62142290

电 话：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(传真) 4956038(邮购)

E-mail: 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：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：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9.5

字 数：230千字

印 数：10000册

版 次：2012年9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203-07775-6

定 价：3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总 序

“段子时代”的“历史营养午餐”

管仲曾经说过“仓廩实而知礼节”，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、社会演进，如今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改善，至少挨饿受冻的人，已经比历史上那些困难年月少了不知凡几，一度顾不上精神生活、文化修养，也开始更多被千百万个中国家庭谈论、重视，曾长期被束之高阁、锁进冷清学术殿堂的历史知识，也骤然变成了文化市场和教育领域的热门。

这对于历史题材作品的作者、读者而言，可谓既万幸又不幸。

万幸的是，作者终于不再担心冷对枯灯，耗费精力、时间写出的东西没人出、没人读，今天的中国，恍惚间进入了又一个无人不多少知道点历史名人轶事的时代，读者也不至于要么无书可读，要么只能对着既难以索解又篇帙浩繁的史籍，或寥若晨星且文字老旧、不可避免带有特定时代烙印的几套普及型读物发呆，实体书、电子书中的历史普及读物多如过江之鲫且不去说，随手点开网络，也能看到许多相关的“段子”。

不幸的是，信息时代恰如一柄让人爱恨交织的双刃剑，一方面提供了海量的资讯，和众多的选择余地，另一方面却也泥沙俱下，让人无所适从，难以取舍。充斥在各种现代化信息平台上的“历史段子”更是真假难辨，让许多人陷入一种“不看后悔，看了信了更后悔”的迷惘之中。

“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察得失”，这两句流传一千多年的唐太宗名言，至今仍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，熟知历史，可以帮助人们明是非，辨善恶，从前人经验中获得领悟，从前人教训中知所趋避，不再重复先辈们的遗憾和错误，由此可见，今天的人们、尤其正处于最佳学习周

赤帝的子孙们

——西汉王朝

期的青少年，是需要合适、足够历史读物的。

然而今天的社会已是高度现代化的社会，节奏快、学科门类繁多，专业分工明确，中国传统的“经史子集”四科已不足以覆盖“学问”二字，像古代学子那样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，把毕生精力之泰半用于钻研文史是不现实的，这只能让此人变成隔绝于时代、世务的社会弃儿，且即便如此，也远难以穷尽远超过古代无数倍的知识量。成年人受工作、家务牵累，固是如此，处于学龄的青少年背负沉重课业负担，就更是如此。

对于他们而言，传统文言史传固然好，却着实不便阅读，即便勉强生吞活剥，因体例、语言和典故等问题，也很难实现快速阅读、轻松汲取知识，甚至可能令一些青少年产生畏难、厌恶情绪，从此对历史敬而远之；“段子时代”的各种“历史段子”，包括“戏说”、“穿越”，以及似是而非的“伪历史”读来固是轻松愉快，却仿佛“历史快餐”、“历史烤串”，当做生活、学习的点缀是不错的，然而缺乏提高历史素养所必须的多种营养元素，当作“历史主食”吃得多了、久了，恐怕是要“历史贫血”的。

青少年的学习阶段，“营养午餐”备受重视，它既方便快捷，又营养均衡，足以让孩子们吃饱吃好，健康成长，即便从事脑力、体力工作的成年人，“营养午餐”对于他们的生活、身体，也都是至关重要的。“段子时代”的历史知识普及，同样需要这种“历史营养午餐”：和严谨却生涩的“历史大餐”——史籍相比，它更像“家常菜”，大众口味，随到随吃；和鱼龙混杂、良莠不齐的“历史快餐”相比，它又有讲究精致的选材，独具匠心的“烹饪”，和均衡搭配的营养，让读者们不至于塞了一肚子“零食”却营养不良，更不至于一不小心，咽下些“地沟油”、“毒奶粉”，而令身心受损。

这套崭新的历史丛书，就力图做成这样一份“历史营养午餐”：对于青少年而言，它既可以作为历史启蒙读物，为更专业化的兴趣研究作一块合格的铺路石，也可作为历史普及读本，让他们较轻松愉快地汲取更多严

谨、准确的历史信息，为其日后的学习、就业和人生之路，提供更多的助益、镜鉴和思路；对于成年读者而言，它也可以是一套“文不甚深、语不甚俗”，比专业资料通俗、比“历史快餐”靠谱和有营养的，案头、车上、枕边，甚至厕上的“保留读本”。

这套丛书是由多名相互熟悉、又独立写作的作者合作完成，他们共同的特点，是既有相对扎实的“正史”功底，又曾长期从事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，对于烹制这桌“历史营养午餐”而言，他们应是较合适的“厨师”。

当然，“众口难调”，这道“历史营养午餐”究竟口味如何，能否为读者挑剔的肠胃所接受，还须让市场来作答。

陶短房

壬辰二月十一日 北美素里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刘三的家业 / 1

- 一 肉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/ 1
- 二 配角演来最不易 / 7
- 三 冲进咸阳抢宝贝 / 13
- 四 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 / 22
- 五 当无赖拥抱无赖 / 28
- 六 老爹的肉香不香 / 35
- 七 楚河汉界有多宽 / 46
- 八 先得弄个心灵富 / 54
- 九 炖肉季与音乐季 / 59
- 十 对牛弹琴难上难 / 71
- 十一 最难了是儿孙债 / 78

第二章 高楼万丈平地起 / 85

- 一 人猪的故事 / 85
- 二 两个被历史抹去的名字 / 92

赤帝的子孙们

—— 西汉王朝

- 三 “十老安刘”：同是杀功臣，刘邦和朱元璋不一样 / 99
- 四 汉文帝刘恒：继承帝位的一匹黑马 / 107
- 五 最缺的是钱，最多的是麻烦 / 111
- 六 孝子贤孙汉景帝与不肖之子刘启 / 118
- 七 与吴王刘濞的是是非非 / 122
- 八 皇帝的家事 / 130

第三章 从“汉”到“大汉” / 138

- 一 富二代与穷二代 / 138
- 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/ 145
- 三 马踏匈奴：英雄的时代 / 166
- 四 落寞的百家，难封的李广 / 179
- 五 大帝国有大排场 / 189
- 六 神仙与鬼怪 / 196
- 七 一家人的两家话 / 205
- 八 女人和孩子 / 211
- 九 帝王的第一份自我批评 / 222

第四章 霍家与刘家的浮与沉 / 226

- 一 八岁的刘皇帝与走上前台的霍光 / 226
- 二 从四马分肥到一姓独大 / 232
- 三 从民间走出的龙子龙孙 / 238
- 四 芒刺与灶柴 / 244
- 五 天下如今又姓刘 / 254

第五章 从真帝国到假皇帝 / 261

- 一 刘奭：刘询无奈的选择 / 261
- 二 书生当家和匈奴谢幕 / 265
- 三 一群女人的难题和一个家族的崛起 / 273
- 四 汉哀帝刘欣：悲哀的插曲 / 282
- 五 真皇帝成假，假皇帝成真 / 289

附 录 西汉时代中外历史大事对照表 / 297

第一章 刘三的家业

一 肉可不是那么好吃的

——长辈说“不要露富”，家如此，国也如此，

——秦始皇就坏在两个偷窥者手里，

——项羽要换人，刘三要“如此”，

——“如此”也不过如此，

——亭长是多大干部？

——肉可不是那么好吃的，

——白蛇和云彩。

长辈从小就教导我们，要谦虚、勤俭，家里再有钱，也不要随便显摆。这些车轱辘话，有的人听得进、做得到，有的就不一定了。但不论听没听进、做没做到，大多会把这些当做“老理儿”，当成道德上、精神上的修养和礼貌。

这当然一点儿也没错，但不完全。不骄傲、不斗富露富，不光能节约社会资源，给大家做一个好的表率，对这个有钱有势的人自己，其实是最有好处的。

赤帝的子孙们

—— 西汉王朝

怎么说呢？您想啊，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”有斗富的、露富的，就有仇富的、劫富的，这些人整天围着您的深宅大院、香车宝马连看带嘀咕，您心里是不是该有些发毛呢？

一个家如此，一个国就更是这样。如果当政者志得意满，一掷千金，搞面子工程，营造自己的安乐窝，唯恐别人不晓得自己最威风、最阔，自己的老婆最多、房子最好、伙食标准最高、配车最豪华、穿戴最时尚，不仅会带坏社会风气，引发攀比心理，更会给自己招来无数的冤家。

明代有个大思想家叫黄宗羲，对皇帝有个很中肯的评语，叫“以天下奉一人”，就是说，皇帝一家既不务工，也不务农，更不搞科研创作，全靠天下纳税人的财富养活，皇帝排场越大，生活标准越高，日常开销越大，老百姓的钱被糟蹋掉的自然也越多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就这么个情况下，当那些自家收入大半进了国库、自己还得累死累活、跋山涉水、千里迢迢跑来给皇帝修宫殿、修城池，甚至修坟墓的老百姓，隔着重重关卡、队队卫兵，看见皇帝那住处、那仪仗，那衣食住行，哪怕只瞥上那么一眼，他的眼珠该是什么颜色？他的心里又该是怎样的一团怒火？

别小看了这团怒火，轻了，它可能引起社会骚乱，让皇帝惊出一身冷汗；重了，它就可能将这些宫殿城池、锦衣玉食，连同皇帝的万里江山，一股脑儿烧作一团灰烬。

不信？权势无边、大名鼎鼎的秦始皇，就碰上了这么两个偷窥者。

其中一个叫做项羽，祖父项燕本来是楚国的大将军，秦灭六国时死在秦军刀下。公元前 210 年，即秦始皇帝三十七年，他在自己的避难地会稽，也就是今天的苏州、宁波一带，见到了秦始皇出巡的豪华车队，眼热无比的他嚷出一句“彼可取而代之”，意思就是这排场老子来享受也是一样，吓得他叔叔项梁赶紧一把将他拖回家去。

另一个便是这本书的主人公，沛县丰邑中阳里人刘三。其实刘三是小名，他本人叫刘邦，又叫刘季，扮演着个民工头的角色，领着一伙儿老乡在咸阳出差，给秦始皇修楼堂馆所。他看见这气派、这场面、这房子、这

吃穿，眼睛一亮，喉咙一痒，就嘟囔了一句“大丈夫当如此也”，意思是说，人就得有这生活档次，活得才算够本呢。他这句嘟囔估计当时谁也没听见（听见他脑袋就搬家了），要不是他后来当了皇上，估计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，有个刘三在咸阳宫殿工地边上，说过这么大逆不道的一句话。

后来的史学家给项、刘二位的这两句话作了点心理分析，认为项羽直爽、志向大，要什么就痛痛快快直说，刘三就有些猥琐，说话藏头露尾，似乎缺点儿男子汉气魄。

其实，这有些苛求了。

项羽家祖上是阔过的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他来这么句，其实不过把心里憋着的话给说出来了——本来这好日子就该是我来过，让你秦始皇给搅和黄了，嘿，等着瞧，吃我的，迟早给我吐出来！

刘三祖上就是个老百姓啊，摊上个监工的苦差才得瞅一眼皇上的谱，就这还怕人看见，不能太靠近了，对于皇上吃什么住什么，也就只有个含糊的“如此”的概念。他这会儿要的“如此”，充其量不过是也吃点儿好的，也住个大房子什么的，就像一位明代说书人说的那样，天下哪儿有那么多英雄，想要谋朝篡位、改朝换代呢？只要皇帝不太犯浑，他们所渴望的，不过是过一辈子安生日子，住结结实实的房子，穿暖暖和和的衣服，隔三差五吃上几块肉罢了。

问题是，肉可不是那么好吃的。

在秦朝那时候，除了当官的，据说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，才可以在节假日之外吃到肉，其他人也就指着逢年过节沾点儿荤腥，要不怎么都把当官的

菜刀管制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，第一次就是在秦代，当时规定每个“什”用一把菜刀，由什长负责保管，责任到专人，一旦该菜刀被证明与某恶性偶发事件有关，什长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。当地老乡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还有把菜刀称做“什刀”的习惯，也不知是否秦朝传下来的。

赤帝的子孙们

—— 西汉王朝

叫做“食肉者”呢？秦始皇怕老百姓造反，把民间的铜器铁器都搜刮了个干净，据说连菜刀都没得留。大家想想，要是经常能吃上肉，没菜刀可不是乱套了么？

这刘三要想吃肉，就得做官，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努力的，为此他老爹让他以种田模范二哥为榜样，踏踏实实种地，他连半句也没听进。可努力了半天，他也就在本乡本土混上半个官：泗水亭长。他的办公地点就在今天徐州沛县城东一百里，后人在这儿修了个“汉高祖庙”，今天还看得见。

这亭长是多大的官呢？秦朝的规矩，五家叫“伍”，两个伍为“什”，十个什为“里”，十个里为“亭”，亭长就是管 1000 户人家的头头。

按规矩，伍长、什长都是普通老百姓，半点儿特权都没有；里长和亭长就是领工资的脱产干部了，也就是“吏”。亭长手下不但管着 1000 家的赋税、劳役，还要负责辖区内的治安，手下给配了俩办事员——“亭父”和“求盗”。

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都把刘三的亭长时代说得凄惨无比，如何如何没权没势了，别人如何如何瞧不起了，等等。您看前面介绍就该明白，这大约不太准确，至少在本乡本土，亭长可是说一不二的人物。司马迁说刘三惨得讨不上媳妇儿，后来没办法跑到外来避难的大户吕公家里蹭饭，被善于相面的吕公一眼看中，招为女婿。其实哪儿有这么费劲，一个土皇帝要娶个外来户的女儿，那大约不是什么高攀吧？

问题是，亭长只是吏，还不是官，要做到更高一级——乡的一把手“三老”，才算是当上最小的官，从此享有每天吃肉的资格。而刘三当上亭长，只能让乡亲们从此尊称他“刘季”，但肉还是闻得多、吃得少。

刘三，不，刘季家里也不算穷，但地位不高，老爹只留下个“刘太公”的称呼，名字没留下，老娘干脆连姓都丢了，史书上只剩下“刘媪”（也就是刘大妈）俩字，等他当了皇上，愣编了个瞎话，说自己不是亲爹跟亲妈生的，而是刘大妈跟某条大龙生的野种，这不是胡说八道么？可在帝王时代，这种胡说八道有人编、有人信，有人不信也得装着信。

当然，所谓“没肉吃”，在秦代只是指没猪、牛、羊肉吃，别的肉偶尔还是能吃点的，比如这泗水地界，就有个叫樊哙的，开了家狗肉铺子，刘季没事儿就去白吃白喝，连吃带拿，樊哙惹不起躲得起，就搬到河对岸去摆摊儿，刘季便骑了头“鼃”，也就是大乌龟过河去蹭。据说，樊哙一气之下把那头鼃给宰了，跟狗肉炖一块儿，结果就创出了流传至今的地方名菜“鼃汁狗肉”。当然，这大约是商家的促销包装，事实上这樊哙跟刘季关系好着呢，刘季不是娶了吕公家的大女儿吕雉——就是后来的吕后么，吕雉的妹子就嫁给了这卖狗肉的樊哙。

要说沛县的鼃汁狗肉那可是大名鼎鼎，不过是不是真跟刘邦、樊哙有关系那就是天知道了。别的不说，今天的鼃汁狗肉里的许多调料，最早也要到唐代才有可能从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传入中国。

其实，伍长、什长、里长、亭长这一套乡镇基层组织，如果搁在太平盛世，就都是维护地方稳定的有效工具，刘季这样的基层干部“吏”，也会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，争取早日提拔到“食肉者”——官的行列中。但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好大喜功，一面大兴土木给自己修宫殿、修陵墓，一面在全国范围内大搞基建项目，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军事道路网“驰道”和“五尺道”，还开工了中国古代最大的基础工程——万里长城，再加上对北面的匈奴、南面的百越开战，开疆拓土，杀人用兵，这些不但没一样不需要花钱，更没一样不需要大量人力的。这钱也好，人也好，都得伍长、什长、里长、亭长们去张罗搜刮；那年头老百姓也不宽裕，您想想，这天天打仗的战国才过去几年啊？再说了，不管打仗、服劳役，监工都没把民夫当人看，轻者劳累伤病，重者残疾丧命，老百姓当然不肯干。秦始皇急了：不肯干的一律法办！法办完了还得押去当兵、服劳役，谁也别想偷懒。史书上记载，到公元前215年前后，秦国“道路半赭衣”，也就是说，路上的行人有一半都是穿着囚服的犯人，他们被“吏”们押着，去遥远的地方服漫长的劳役。

赤帝的子孙们

——西汉王朝

对于被押送的民夫、犯人来说，这是个苦差事，对于刘季这些押送他们的吏而言，同样也不是什么舒心事。

不论民夫、犯人是去咸阳修阿房宫，去南方的桂林郡修灵渠，还是去北地戍边修长城，当吏的都得全程陪同。等差事完了，民夫、犯人可以消停，他们却得押上下一拨接茬奔波，您说，这罪受得大不大？

这还是轻的，这些犯人有的不过犯点儿小错，有的根本就是无辜的，却被逼得千里迢迢服役、戍边，九死一生，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个问题，逮着机会他们能不跑么？刘季刘亭长虽然职责重大，但手下就俩跟班，还不能每次俩都带上，犯人要跑，他能看得住么？可秦朝对干部考核是最严格的，你的犯人不是跑了么？那你就得给这犯人顶罪。

大概是公元前212年或者公元前211年吧，刘季就摊上这么个差事，送百十个民夫、犯人去骊山修秦始皇陵，这些人没走多远就开始逃跑，几天下来跑了差不多一半，刘季一看，这哪儿行啊，这样跑到骊山，我就剩下个光杆，“犯人跑了就得给犯人顶罪”，这么多罪我顶得起么？

他想来想去把心一横，召集剩下的几十位，吃饱喝足之后，让他们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这罪我顶不起，这亭长我也干不下去了，得，哥儿几个赶紧跑吧，我也得找地儿躲起来了。

其实，这些人都是再老实不过的老百姓，跑，那是没办法，出门都不见得认得回家的道，这下真放了，他们反倒不知往哪儿跑了。有那么十来位就一拍胸脯：刘三哥，您这么仁义，兄弟们的命今后就交给您了，您上哪儿咱上哪儿。

他们能上哪儿？还不是在老家沛县边上那些山沟、树林、沼泽里来回窜。后来的史书上说了很多这时候的故事，有的说，刘季喝醉酒杀了条好大的白蛇，第二天酒醒了，碰上个老太太哭，说自己是白帝的老婆，儿子让赤帝的儿子给宰了，这白帝的儿子据说就是那条蛇，赤帝的儿子，自然是后来做了汉高祖的刘季了；也有的说，这刘季怕人通缉，每天东躲西藏，可他老婆吕雉总能找到他住的地儿，给他送饭送鞋，因为他待的地儿，顶

上总有团七彩祥云飘着。

这些话听着玩可以，可千万别当真。白帝是谁？白帝就是秦朝的祖宗！秦国起源于甘肃西边，按照中国传统的五行说法，西方庚辛金，属白色。因此，早在公元前 756 年，秦国成为周王朝正式诸侯国仅 14 年后，秦文公就修了座祭祀“白帝”的祖庙，杀“白帝的儿子”那是多大罪过？刘季他们那会儿才十来个人，就敢打皇帝宝座的主意么？如果不敢，这样的风声放出去，不是自讨苦吃么？至于那什么七彩祥云更是胡扯——要真有这事儿，吕雉还没找着刘季，官兵就先找着了。所以啊，这些传说大约当时真有，但肯定不是现在咱听到的版本。

想来这会儿刘季已经不再奢望吃肉了——能熬过这一劫，留下一颗脑袋一张嘴回家吃饭，就谢天谢地了。他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他的大同乡、那个公子哥项羽在会稽碰上秦始皇仪仗队，喊出那句“彼可取而代之”后几个月，天翻地覆的事发生了，这件事最终不仅让他、也让整个古代中国的命运，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。

二 配角演来最不易

- 秦始皇死了，秦朝乱了；
- 陈胜、吴广能造反，别人凭啥不能？
- 配角变主角，刘季变沛公；
- 老乡也叛变，只得傍大款；
- 傍了一个又一个，配角演来最不易；
- 给项羽当助手挺称职，但配角他已经当够了；
- 从殽城回到殽城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。

其实，稍稍了解点历史的人，不用读这套书，也知道该发生什么事了。

首先，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帝三十七年，刚刚结束南巡的秦始皇，在沙丘（今河北省巨鹿县东南）病死，宦官赵高、丞相李斯隐瞒死讯，逼死在外地监军的秦始皇长子扶苏，把秦始皇愚笨的小儿子、赵高的徒弟胡亥立为秦二世。秦二世花钱享乐、大兴土木的做派比老爹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可文韬武略那就差了不知多少。本来各地老百姓和那些六国残余、地方势力就对秦不满，只是惧怕秦始皇不敢发作，这下换了秦二世，盖子一下就捂不住了。

接着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一件事——陈胜、吴广起义了。公元前209年，秦二世元年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农民领着900个被派去渔阳（在今天北京密云西南）戍边的弟兄，在安徽宿州市东南，一个叫

大泽乡的地方举起义旗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攻下了河南境内、淮河两岸的许多县城，还打下了楚国最后一个都城陈（今河南淮阳），自立为王，宣布要“张楚”（张大楚国，其实国号还是“楚”）。

就像西汉文学家贾谊在《过秦论》里写的那样，原本大家对秦朝是敢怒不敢言，这下见陈胜、吴广这样的农民拿着竹竿、木棍，就能一下搞出偌大动静，皇帝、军队束手无策，胆子一下就大了起来。原本痛恨秦朝暴虐的想着反抗报复，恼恨秦始皇夺去自家富贵的六国贵族打算重建自家乐园，就连秦朝自家委派的地方官，也有不少人开始琢磨，究竟当谁的官来得更保险、更上算了。

陈胜、吴广打的是楚国旗号。刘邦的老家沛县丰邑和周遭几百里的各城各

陈胜的国号是“楚”还是“张楚”，近代史学家曾有激烈争议，主要是让司马迁“号张楚”三个字的歧义给折腾得不轻，关键在于“张楚”是一个复合词，还是一个动宾词组（张大楚国）。从现在情况看，认为国号是“楚”的居多，因为大多数史书（包括司马迁本人在《史记》大多数相关章节里），都将陈胜称为“楚王”，陈胜军称为“楚军”。